



《不良笔记》荣获

美国青少年图书馆协会 (YALSA) [艾利克斯奖]

美国图书协会 (ALA) [十大对青少年最具启发书籍奖]

马克·索曼

(Mark Salzman)◎著

张慎修◎译

True Notebooks

不良笔记



亲爱的青少年朋友：

你们一定要学会自律，以免将来铸成悔恨终生的大错！

听听这些少年犯的心声，你们肯定会警醒，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！

亲爱的家长：

读完这本书，您一定会自觉地担起肩负的责任，孩子的人格成长需要您点点滴滴的关注！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马克·索曼
(Mark Salzman)◎著

张慎修◎译

不良笔记

True Notebooks

《不良笔记》荣获

美国青少年图书馆协会 (YALSA) [艾利克斯奖]

美国图书协会 (ALA) [十大对青少年最具启发书籍奖]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教育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良笔记/马克·索曼(Mark Salzman)著;张慎修译. —武汉:
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6

ISBN 7-5351-4415-2

I.不… II.①马… ②张… III.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7678 号

Copyright © 2003 by Mark Salzman.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
in part in any form.

译本授权:(台湾)英属维京群岛商高宝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

出版 发行:湖北教育出版社

网址: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

邮编:430015 电话:027-83619605

邮购电话:027-83669149

经 销:新 华 书 店

印 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(430223·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汤逊湖工业园)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9.25 印张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208 千字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5351-4415-2/G·3666

定价:22.00 元
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,承印厂为你调换

媒体赞誉



《不良笔记》成功地将人满为患的课堂故事，转为有血有肉、荡气回肠的作品。一名天真热情的教师日志，充满了动人心弦、中肯切题、发人深省、与真诚的自我告白。

——珍妮德·马斯林，《纽约时报》

太赞了！在马克·索曼的笔下，再顽劣不堪的少年犯，都有充满人性光辉的一面，经由优雅、智慧、动人心弦的故事，检视这个破碎的教育体制。

——约翰·格林，《书单报》

马克·索曼巧妙地让本书的焦点着落在这些服刑少年的身上，经由他们的文笔，让我们看到他们身处的生活环境是多么恶劣。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马克·索曼像是一出故事剧的导演，设立好舞台后，便技巧地退到一旁，让主角们淋漓尽致地发挥。

——亚卓·布兰，《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家庭》作者

我一口气就看完了这本书。书中收录了少年犯们写作的作品，兼具洞察力、讽刺性及趣味性。每一页都描写出这些脆弱而善感的年少心灵，如何在最艰困的处境下，努力寻求灵魂的救赎。

——海伦·普琴修女，《越过死亡线》原著小说作者

为人的天真、令人难忘的少年群像，环境造就如此黑暗的世界，令人心碎。

——诺曼·拉许，《婚姻》与《俗人》作者

倘若万物的存在都有其意义
我们便能假定
人生的所有经历
都早已编列在宇宙中某篇神秘的书页里
然而现在的我认为
生命的意义是由内心发掘

回想一路行来承受过的风霜 以及
流浪的鸟儿在窗前的悲啼
如果不将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
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

——罗伦·艾力

不良笔记
目录
Contents

- 1 不平凡的人物 / 1
- 2 谢绝参观 / 7
- 3 写作班的学生们 / 11
- 4 博物馆之旅 / 17
- 5 天使和魔鬼的冲突 / 37
- 6 我在这里 / 47
- 7 全体禁足 / 61
- 8 梦中的国度 / 68
- 9 神秘童年 / 77
- 10 万圣节前夕 / 88
- 11 特别待遇 / 100
- 12 对母亲的思念 / 106
- 13 愚弄 / 110
- 14 创作纪念日 / 128
- 15 惩罚 / 149
- 16 生日快乐 / 157
- 17 大家庭 / 165
- 18 双面人 / 172
- 19 小丑新成员 / 185
- 20 不受欢迎的家伙 / 199
- 21 残酷的围墙 / 213
- 22 听谁在敲窗 / 223
- 23 原本想过的人生 / 230
- 24 多谢了,仇恨! / 241
- 25 父子之间 / 258
- 26 给法官的一封信 / 269
- 27 亲爱的朋友 / 281
- 后记 / 287
- 致谢 / 288

1 不平凡的人物

詹先生将K/L辖区的门锁打开,用肩膀替我顶开了铁门。

“大家看谁回来了?您这趟旅行还愉快吗?”

“好极了!”我回答。我是去参加姐姐的婚礼,才刚从康乃迪克州回来。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,有没有人被带走了?”

“包诺被关禁闭了,不过还会放回来的。”

“嗨!马克,最近怎么样?”

问话的是我班上的学生。我在少年管训院当义工老师,负责指导写作课,这会儿已有三个学生在图书室等候,他们的讲义和笔记散放在桌上。其中一个17岁的男孩托亚,上前给了我一个拥抱。他来自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,有副美式足球球员的魁梧体格。“你带了枫糖浆还是其他玩意儿给我们吗?”他问。

“枫糖浆?”

“那不是康乃迪克州的名产吗?我是小时候看《罗杰先生》(译注:美国PBS公共电视台的经典儿童节目)的节目才知道的。”

另一个叫罗侠的男孩,瞪大了眼睛问托亚:“你也看过那个节目啊?”

“废话!有谁没看过?不然我们一大早除了鬼混外还能干什么?”

“说得也对！我以前看电视的时候老是在想，这个节目到底在哪里拍的啊？那个地方从没发生过什么事，好比有人喝醉啦，或被海扁一顿之类的。”

“就是啊！”托亚附和，“不过我跟你讲，那个节目根本是骗人的！里面的人进进出出，却从来不锁门，一看就是在演戏，否则老早就出事了！”

罗侠便哼起了节目中惯例的开场曲：“这个地方天气好晴朗……”然后开玩笑地加了一句威胁某人交出东西的歌词。

我边听边在一旁分发铅笔，名叫东尼的男孩问我婚礼的情况如何。

“很成功啊！天气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“有人打起来吗？”托亚问。

“那是婚礼欸！”

“我是说吃喜酒的时候啦！”

“没有发生这种事。其他同学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都在管训院的小教堂里，今天早上有个灵修营会什么的。马克，我能不能再要一支铅笔？我的这支没有橡皮擦。”

一旁的托亚皱眉道：“还不是你这个笨蛋自己把它咬掉的？我都看到了！”

“我才没有呢！橡皮本来就不见了，我刚刚只是在咬剩下的笔头而已。”

“我以前也参加过那种灵修营会。”东尼插话道，“我听说指导老师是个很辣的小妞，才跑去参加的，结果来的是个穿长袍吹口琴的秃子！真是他妈的！”

罗侠拿着新铅笔，检视完笔端的橡皮擦后说：“最差劲的是，那个活动竟然要我们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走到一个地下室，里头还有个工作室，放满了我们的工具。”

“你们的工具？”

“就是所谓‘一生的工具’啊！”罗侠边说边翻白眼，“老师要我们想象自己挑一些想要的东西，把它们通通绑在皮带上，表现出一副神气的样子。我听了就在想：真是鬼扯！你见过哪个黑鬼拥有自己的地窖？你见过哪个黑鬼拥有自己的工作室？所以打从一开始，我就不想再参加这个烂活动！”

之后我们谈起以前班上的一名学生，最近才被判了50年的有期徒刑。聊了一会儿后，学生们各自坐好开始写作业。过了40分钟，我看大家都写了一些东西，就征求一位自愿先朗读作品的学生。

“让卡特先来好了。”东尼说。卡特是罗侠的姓氏。我一向直呼学生的名字，其他的工作人员则不然，学生们也依例只用姓氏彼此互称。

罗侠点点头，把作业簿摊在膝盖上，开始朗读他的作品：

大约在凌晨两点三十三分，值夜班的守卫打开了我的房门。我总是会被开锁的声音惊醒，这次也不例外。“搞什么啊？三更半夜把人吵醒？”原来他是叫我去接听电话。我脑中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，会不会我家有人死掉了，警察打电话来通知我的？走在去接电话的路上，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了！结果是我未婚妻艾美打来的，她温柔的嗓音，让我紧张的情绪顿时平静了下来。艾美说她刚刚生下了一个宝宝，是个女孩，足足有八磅四盎司重呢！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高兴得都愣住了，那一刻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！从那天起，我一直都很快乐，满心期待要见我的小女儿。我尤其喜欢听到她在电话中咯咯的笑声，实在等不及想抱抱她！

“恭喜你了！”我说。

罗侠压抑地露出一丝浅笑：“我真的很兴奋！现在我只想祈祷上帝，保佑案子能胜诉，我就可以快点离开这里了。”

接着托亚自愿分享他的作品，还保证他写的内容会让大

家忘了坐牢这件事,享受“在外头时”的自由生活。

我们家族办的婚礼都是超酷的!只是我这些亲戚们彼此相处得不太好,常常典礼举行得好端端的,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不得了!几箱酒下肚之后,大家就变得像超人般力大无穷,整个宴会就像在打仗似的!比方说有一回我表姐结婚,本来进行得很顺利,结果我哥一出现就毁了!八成是因为我哥曾经开枪把新郎的表弟打成了瘫痪,偏偏那天的伴郎和受伤的那个人是兄弟。在跳舞的时候,我哥又当着大家的面,一屁股栽到伴郎的身上!围观的人当时早已喝得烂醉,就一个个加入这场混战,我那白痴哥哥朝人群丢了一张椅子,刚好砸到一个老头,全场立刻安静下来。因为这个老头不是别人,正是主持婚礼的牧师。结果那牧师的儿子开始恼怒我们,结果我们就在停车场上干起架来。这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婚礼的原因。

托亚这篇文章,果然让其他人的心神暂时忘记了身处的环境。他们几个热烈地谈着彼此家庭的争执场面,直到下课前五分钟,东尼才最后一个朗读了他的作品。

我躺在管训院房里的床上,瞪着四周漆得粉白的墙壁,以及门上紧锁的铁栓,这一切显示我被拘禁在这里。很奇怪的,这里让我联想到从前的自己,仿佛也是生活在一座高墙内,墙上四面都围着有倒钩的铁丝网。

那段混帮派的日子,就像困在一个密不通风的房间里,我出不去,也没有人进得来。我对其他事一无所知,只是固执地选择留在房里,不受任何人的控制。强烈的自尊心,让我禁止任何人进入我的世界。对那些真正关心我的家人以及我所爱的人们,我都刻意表现得很冷漠。没错,这种生活一开始是很酷很刺激,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值得吗?我心里清楚并不值得,但从头到尾是我把自己隔绝在黑社会中,忘了外面还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别误会,我还是怀念帮派中那些哥儿们的,但我明白他们是我成长和发挥潜力的绊脚石,我怎能忍受继续

和他们一起厮混呢？我现在终于体会到生命有多么可贵，遗憾的是，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向大家展现我的能力。我就这样坐在这里，回想当初自己若能打开心里的门走出去，一切会有多么不同……

听完东尼写的文章，罗侠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干嘛老是想这些丧气的事！你们啊就是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才会心情不好，动不动拿室友来出气。如果大伙儿都不去想这些狗屁倒霉的事儿，就不会那么常打架了。”

詹先生敲了敲玻璃窗，提醒我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，学生们都必须回到联谊厅里。就在此时，其他少年犯刚从灵修营会回来。他们排成一列，双手紧握在背后，大部分都低着头，缓缓地走过庭院。等到全部的人都回到联谊厅，大门就关上了。一个男孩走过来向我打招呼。

“马克你好吗？我们很想念你。”

“我也很想你们，迪哥。回来真好！”

“抱歉，今天没去上你的课。我去参加灵修营会了，想试试看能不能让自己放松一点。”

“上课的结果怎么样？”

“竟然是个男老师在教，真是够逊的！”

“可是你看起来还挺高兴的。”

“我是很高兴啊！因为今天给我碰上了一件好事。”迪哥说着变得严肃起来，“我从上个礼拜五开庭以来，压力一直很大。早上牧师问我怎么了，我说自己感觉像个人人踩在脚底的废物！审讯的时候，我家人都在那儿，听检察官在大家面前一条条举出我的罪状。我让他们所有人都失望了，那真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一天！牧师听我说完后，把手像这样子放在我肩膀上，看着我说：‘小迪，我要你记得一件事：不要看轻自己。你是个不平凡的人物。’我想了半天，终于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妈的！牧师说得没错！没有人可以否定这个事实！我

的确是个不平凡的人！我——”

“迪哥，马上给我滚过来！大家都在等你到齐才能开饭！”

迪哥伸出中指，瞪着房间另一头发号施令的男孩，对方也不甘示弱地回敬一个侮蔑的动作。他们挑衅地看着彼此，直到双方都觉得没被比下去，迪哥才将注意力转回我的身上。

“我刚刚说到哪儿了？”

“你说到牧师的话。”我回答。

“喔！对了！我的确是个不平凡的人，”他咧嘴笑着重复一次，“我是个败类中的败类！”

2 谢绝参观

每当对某件事感到犹豫不决时，我就会习惯性地想法记在本子上。藉由文字的记录，使我能够更清楚地思考问题。1997年的8月，我的本子记载了以下内容：

问题：是否要去参观杜安教的写作课？

杜安是我的朋友，他是《洛杉矶时报》的专栏作家，在少年管训院教授写作课，邀请我去参观。我不知该答应或婉拒，于是花了两页写下我的考虑：

不去参观的理由——

- 那些流氓学生写的诗，内容可能都是关于冲锋枪之类的武器，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这种专业知识来评量他们的作品。
- 我在1978年曾被强盗袭击，我的公寓在1986年也遭过小偷，这些可怕的经历让我想到罪犯就心存戒惧。
- 我太太的车子在1992年又遭窃，让我至今仍耿耿于怀。
- 看到洛杉矶地区一些留着光头、身上刺青的不良少年，我巴不得他们全被扔进太平洋里。
- 我本来就不善于和青少年相处。

答应参观的理由——

- 我从没有实地看过监狱里头是什么样子，觉得有些好奇。
- 面对好友杜安的邀请，我装也得装一下很感兴趣的

样子。

我就这样为了到底去不去管训院而烦恼着。说起这一切的麻烦，要归咎于我和杜安谈起我正在写的一本有关修女的小说。当时我的写作面临了一些瓶颈，像是情节编不下去、主角不够生动、对白不对劲、主题不明确等等，连故事的场景都有问题。然而，我不想让杜安知道情况有那么严重，所以只提到角色塑造上遇到的困难。这个叫卡洛的人物在书中是个配角，我把他形容成一个光头、有刺青，又患了末期绝症的少年。但出版社编辑觉得这个角色缺乏个性，很不满意，还要求我连名字都换掉。

洛杉矶可说是全世界不良少年的大本营，杜安可能在报上写过相关的文章，所以我问他能否推荐几本有关少年犯的书籍，好当作我写作的参考。他考虑过后的回答是：“实在说不上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的。”

我以为这样就算了，结果他又说：“虽然我没办法提供什么数据，但是我现在正在少年管训院当义工，一星期去两次。我在那儿教写作课，如果你能来参观，那些孩子可以给你比任何书本还要多的信息。”

我希望杜安觉得我在慎重考虑他的建议，所以没有马上响应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还是不死心地问他：“你确定不能推荐什么书吗？”

后来我又在记事本上添上一笔：

更多不去参观写作课的理由——

· 谁在乎那些学生的文笔怎么样？写得再好也还是一群小混混罢了。

· 为非作歹的人凭什么可以上免费的写作课？那些受害人都还没这种机会呢！

· 我曾为洛杉矶图书馆以及育婴杂志做过义工，所以我也算为公益事业尽过心力了。

除此之外，我本身对写作课早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。

我以前曾经教过一个成人写作班，到了学期快结束时，我实在觉得“自由创作”根本不该当作一门课来上。

我会这样认为，是因为上第一堂课时，就有个女学生朗读一篇有关父亲外遇的真实故事，文中描述母亲因愤怒而歇斯底里地抓伤父亲的脸。这段文字触动了学生的痛苦回忆，令她嚎啕大哭，几乎无法读完全文。好不容易结束后，整个教室陷入一片令人难堪的静默。

身为老师，我有责任说些话来安抚学生，但重心仍得放在对文章本身的评语上。

以下是她写的一段对白：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……”

“骗子！”

“你要听我解释……”

“混蛋！”

我到底该赞美她用现在式的写法，让大家觉得身临其境呢，还是赞美她没有标明主语，却能清楚地让读者区分是谁的台词呢？

我还在考虑当中，就听到一个尖锐的男声打破了寂静：

“就只因为你爸有外遇，你妈就把他的脸抓到流血？”

说话的这个男人，让接下来三个月的写作课，变成我的梦魇！他创作的内容，都是像他这样的中年男人住在日本的故事。他总是描述这些男人和年轻且性别不明的亚洲人发生感情，而后者总是有着“白滑细嫩的皮肤和莲花般的玉手”。

这个男人听了女学生的作品后，翻着白眼说：“我觉得你妈根本是个粗野的贱货！”

那堂课本来预定从晚上六点上到十点的，但是提前在七点半就结束。一下课我就回到停车场的车上，大力呼吸着新鲜空气。

班上大部分的学生,都是为了要拿到毕业学分,才选修我这堂课。他们从不用计算机打好作业,而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,随便写写就交差。他们不但迟到早退,写的内容更是天马行空,不是荒诞乏味,就尽是些所谓阐扬爱情真义的情诗。比方有个学生写了“你我相依相偎,加上我们可爱的孩子,三人行真幸福”之类的诗句。这学生是个老太太,立志当公立学校的教师,还差一学期的课就可以毕业。我问她可否在下一次修改过的文稿中,用比较明确的字眼来形容她的孩子,让读者觉得更生动。结果她耸耸肩回答道:“我根本没有孩子。”

不想参观任何写作课的理由——

- 避免再看到学生可怕的作品
- 避免再和学生接触

我之所以不愿参观杜安的写作课,其实还有一个原因。但这个理由实在太令人沮丧,我甚至连在自己的私人记事本上都不愿坦率地承认。我怕杜安的学生问我:到底值不值得为写作付出努力?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这些学生如我想象的一样狡狴,会不会察觉到我身为作家的失落感?会不会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教他们的?果真如此,我猜他们可能会把我痛扁一顿!

那一季,我的记事本上写着以下的结论:

- 以后写小说时,绝不要再写任何少年犯的角色。

3 写作班的学生们

我说过自己碰到难题时有写笔记的习惯，然而就算我写了一堆反省之后所得到的启示，也不见得每一次都会身体力行，我之后再度明知故犯的几率大约有五成。因此我觉得个人意志是很容易被外力左右的。但我仍然需要这种思考活动，所以还是照样写笔记。

我最后还是答应去了趟中央少年管训院。地址很容易找，从洛杉矶东区的交流道下来，往郡立医院的方向开车，再顺着铁丝网一直走就到了。我在一栋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警卫站前停车，门口有个标示，要求所有访客出示证件。但附近一个警卫的影子也没有，于是我继续开进停车场，把车子停在一辆深色窗户的轿车旁边。那辆车的保险杠上有张贴纸写着：我的儿子把你家的模范生揍了一顿！

我在入口等杜安的时候，一辆警车经过我的身旁，停在一座水泥墙前，墙上有两扇十八英尺高的金属大门。警车的后座坐着一个少年，双手反铐在背后，一脸无聊的样子。金属门上的红灯开始闪动，警报器也响了起来，随即大门像血盆大口般打开，还发出尖锐的声音。警车进入建筑物后，大门就关上了。

等到约定的时间，我看到杜安从停车场另一头走了过来，肩上挂着个背包。我们握手时警报器又响了。方才的警车从大门出来，但车里的少年已经不见踪影。我猜他要在管训院里头被